



貞觀政要卷之二

古鈔本



失卿能直言朕復何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
 乎太宗又嘗謂廷曰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
 無過失顧符蓋厚貞觀元年遷黃門侍郎奉
 預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進拜侍中時房玄
 齡魏徵李靖溫彥博戴曹與珪同知國政帝
 同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朕之清通尤善談論
 自玄齡等直品深又不可自量孰與諸子賢
 對曰每以謙靜為心取君不及於充舜臣不如
 魏徵舉國無不為臣不必玄齡才兼文
 武若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教養詳明出納惟允
 臣不必彥博處繁理劇衆勢必舉臣不必戴
 曹至於不傲滿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頗亦
 有一日之長太宗深嘉其言都公名在以為盡
 已所懷謂之確論

唐書

曹至於心傲滿揚清嫉無好善臣於教子頗亦
有一日之長太宗深嘉其言郗公久在以為盡
已所懷謂之確論

自惟上

李靖京兆大原人也大業末為馬邑郡丞會
高祖為大原田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
目自候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平道塞不通而
上高祖寇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太平日公起義
兵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私怨斬怛士平太宗
忽加救靖高祖遂捨之武德中以平蕭銑輔公祐
功歷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太宗嗣位召拜刑
部尚書貞觀二年以為代州道行軍總管進擊

本官檢校中書人三年轉兵部尚書

突厥定襄城破之突厥諸部落並走破此突
利可行來降頡利可行大懼四年退保鐵山
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頡利雖外請降
而懷猶須詔遣鴻臚卿唐倫授之部尚書慰
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致彼虜必自寬

乃送精騎資廿日糧引兵自白道龍峽之不謹曰
既許其降詔使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
時不可失遂督軍疾進行至陰山遇其斤侯斤
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軍
至也靖前鋒紇京霧而行去其牙七里頡利始覺
列兵未及成陣單馬輕走虜衆因而潰散俘

餘收符信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其

至也請示鈴索霽而行去其牙七里頡利始覺

列兵未及成陣單馬輕走虜衆因而潰散俘

男女十餘万行去界自陰山北至于大漠遂滅

其國尊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諸餘衆悉降

太宗大悅頡利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

辱國家車裂家敗強梁太上皇以百姓

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

坐不安席食不可味今若暫動偏師無往不

破車于督賴取其雪于群臣皆稱万岁身拜

清尚書右僕射賜實封五百戶又西征塔谷渾

火破其國改封衛國公及清東已有詔新煥瑩

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內鐵山本

谷渾內積石二山桂殊績

虞世南會稽餘地人也貞觀七年累遷秘書監

太宗每萬機之隙數引之談論或視經史

世南雖容白懦弱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論

及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大

宗嘗謂侍臣曰朕目暇日每與虞世南高略古今

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

不悅恨近嘗戲作一詩頌法浮艷世南進表

諫曰陛下此作雖工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隨

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收有一言之失未嘗
不悛悛近嘗戲作一詩頗涉浮艷世南進表
諫曰陛下此作雖工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隨
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輕薄成俗非為國之利
賜令繼和不敢不作而今之後更有斯文繼
以死請不奉詔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
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目賜帛一百五十
段太宗嘗稱世有五絕一日德行二日忠貞三日
博學四日詞藻五日書翰及卒贈禮部尚書
謚日文懿太宗平勃魏王恭曰虞世南於我猶一
驍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
的吾有小善必將頌而成之吾有小失必北顏而
諫之今其云亡石渠宋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
豈可言耶

李勣青州離杭人也本姓徐氏初仕李密為
右武候大將軍密廢為王世充所破擁衆歸國
勣猶據密舊境十郡之地武德二年謂其長史
郭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衆去地魏公所
有也吾若下表獻之即建利主之敗自為已切
以邀富貴是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
戶口勣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即魏公之切也
可乎乃遣使啓密使人初至高祖問無表唯有

以邀富貴是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
之口實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即魏公之功也不
可乎乃遣使啓密使人初至高祖問要表准有
啓與李密甚恠之使者以勳意聞奏高祖方大
喜曰徐勳感德推功實純臣也拜黎州總管賜
姓李氏附屬籍于宗正封其父蓋為濟陰王固
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尋加勳右
武侯大將軍及李密及殺被誅勳殺行服
備群臣之禮表請收葬密高祖遂歸其屍於是
大具威儀三軍縞素菜于黎陽山祀成穆朕
而散朝野義之尋為嘗逢德所攻勳陷於實
連德又自拔於京師後太宗征王世充實連德平之
貞觀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心考為緝
職實朕甚和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
解精造賢良鎮撫邊境唯遠築長城廣七
將士以備實朕朕今委任李勳於并州邊境
實朕畏威遠遁塞垣不靜豈不勝數千里長
城耶其後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勳為長史
累封英國公在并州凡十六年自拜其部尚書
復知政事勳時遇累疾醫方云蠶屎可以療
之太宗自虜嶺為其和藥勳頓首見血泣以陳
謝太宗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公往不遺

復知故事勅時過累疾驗方云頓灰可以療
之太宗自虜頓為其和藥勅頓首見亟泣以陳
謝太宗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公往不遺
於李密人今豈願於朕哉

馬周博州茌平人也貞觀五年至京師金
中郎將常何之家時太宗令百官上書言得失

周為何陳便直廿餘事令奏之事皆合旨

太宗恠其能問何答曰此非臣取發慮乃臣家

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問其四度遣使

催從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授監

察御史累除中書舍人周有機辯能敷奏深

識事端故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馬周暫之時

不見則便思之十八年歷遷中書令煥太子左

庶子周既為夏兩官處事中允甚獲當特之

嘗又於本官攝吏部尚書太宗嘗謂侍臣曰

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

道而言多稱朕意實藉此人共時改

求隸第四

太宗威容嚴肅百寮進見者皆失其舉措大

宗且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借顏色真閑

誅諱知政教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

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若主自恃賢

宗正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借顏色真閉
誅諍知改教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
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小藉忠臣若主自恃賢
聖臣不廷心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故君失其國
臣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
釘口牢人不用其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身
急誅死前事不遠公等為君事有不利於
人必須極言規諫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公正主任邪臣不能致
理正臣事邪主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
同臭味則海內可平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
救真漢直言鯁議波天下於太平謀議大吏
王桂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故古
者聖主必有諍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死陛下
用聖慮納為堯思臣處不諱之朝實願啓
其位暫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平章
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有所用統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
護短而求愚隋煬帝好高誇護短拒諫誠急
實難孔子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昔
微子詳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及煬帝被殺世基
合同死以不松以悔對曰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

實難孔子シ於レ虞世其レ不敢直言シ或レ未レ為レ謀罪者

微子イハヒ詳シ狂自レ全孔子亦稱其仁及湯帝被レ世其

合レ同死シ否シ杜シ悔對曰天子有レ諍臣雖無道不

失其天下仲尼稱レ貞哉史毋邦有道必失邦無

道必失世其豈得レ以レ湯帝無レ不納諫諍臣レ遂杜

口無言シ係レ于重位又不能諍シ猶レ請レ遷則レ与レ微子

詳シ狂而去シ事理不同肯レ肯レ惠帝賈后將レ廢レ敢レ

懷レ太子司レ宜張華竟不能レ苦レ諍阿レ隱レ苟免

趙王倫及レ舉レ兵レ廢レ后レ遣レ使レ收レ華レ曰レ將レ廢レ太子

日レ非レ是レ無レ言レ當レ將レ不レ被レ納レ用レ其レ使レ曰レ公レ為レ三レ公

太子レ無レ罪レ被レ廢レ言レ既レ不レ從レ何レ不レ引レ身レ而レ遷レ華

無レ諍レ以レ答レ遂レ斬レ之レ夷レ其レ三レ族レ古人レ之レ危レ而不レ持

貞レ而不レ投レ則レ將レ焉レ用レ彼レ相レ故レ君子レ臨レ大レ節レ而不

可レ棄レ也レ後レ華レ既レ死レ貞レ不能レ成レ節レ遂レ言レ不足

全身レ王レ臣レ之レ節レ固レ已レ墮レ矣レ虞レ世レ其レ位レ居レ兼レ補

在レ得レ言レ之レ地レ竟レ無レ一レ言レ諫レ諍レ誠レ矣レ合レ死レ太宗レ曰

公言是也人君必須忠良補弼乃得身レ固

寧レ煬レ帝レ豈レ不レ以レ下レ無レ忠レ臣レ身レ不レ固レ過レ惡レ積

禍レ盈レ滅レ亡レ斯レ及レ若レ人レ主レ取レ行レ不レ當レ臣レ下レ又レ無

匡レ諫レ苟レ在レ阿レ順レ事レ付レ稱レ美レ則レ君レ為レ暗レ主レ臣レ為

諛レ臣レ君レ情レ臣レ諛レ危レ已レ不レ遠レ朕レ公レ志レ在レ君レ臣レ下

各レ盡レ至レ公レ共レ相レ堪レ以レ成レ理レ道レ公レ等レ各レ宜レ務レ盡

各レ盡レ至レ公レ共レ相レ堪レ以レ成レ理レ道レ公レ等レ各レ宜レ務レ盡

各レ盡レ至レ公レ共レ相レ堪レ以レ成レ理レ道レ公レ等レ各レ宜レ務レ盡

各レ盡レ至レ公レ共レ相レ堪レ以レ成レ理レ道レ公レ等レ各レ宜レ務レ盡

匡諫尚在阿順事付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
諛臣君暗臣諛危已不遠朕今志在君臣
各盡至公共相堪以成理道么等名宜務盡
忠謹匡救朕惡終不以真言好意輒相責怒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徇
情喜怒喜則盡賞無功怒則盡殺無罪是
以天下言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
其為心恒欲么等盡情極諫么等須受人諫
語豈得一人言不同己意便則護短不納若
不能受亦能諫人耶

完於成
枉曲也

貞觀八年上謂侍臣曰朕每因右靜坐即自內有
恒恐上不稱天下為百姓所怨但思人匡諫欲
令耳目外通下無冤滯又比見人來奏事者
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常奏事情猶如此
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難所每有諫者縱
不合朕心不以為忤若即責責深恐人懷戰
懼豈肯更言耳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來朝臣都不論
事何也徵對曰陛下慮心採納誠宜有言者德古
人去未信而諫則謂為諂已信而不諫則謂之
尸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
不能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

人云未信而諫則謂為謗也信而不諫則謂之

尸祿但人之才器者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

不能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

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絀點既休過日太宗

曰誠以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与

走赴斲鑿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

欲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豈不為

此也朕今用懷托納諫諍卿等無勞而懼遂不

極言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

難矣至如屬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謂已長他人

不及若名工文匠高瞻遠矚意討無詞指於是乃

見由是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者其行過一

日可撥又聽斷雖復憂勞而能盡善常念念

魏徵隨事諫諍多中朕失必明鏡豈敢善惡

早見因蒙勅賜一衣以等數人勅太宗寄

問諫議大支褚遂臣曰昔舜造漆器禹彫其

俎當諫舜禹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

臣曰雖殊容畏事慕組傷女工首劍者漢危

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人器不已必玉為之

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

曰卿言是也朕所為事若有不當或在其漸或

諫諍
又音
或作
今人
之
也

亡之漸深器不也必人主為之人器不也必主為之
所以靜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
曰卿言是也朕所為事君有不当或在且漸或
已將終肯直進諫比見前史或有人臣諫事遂
答云業已為之或道業已新之竟不為停改此
則危亡之禍可及乎而待也

納諫第五

貞觀初太宗與黃門侍郎王珪日宴語時有
美人侍側本廬江王媛之姬也媛敗籍沒入宮
太宗指其珪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
虐之甚何有不止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
江取之為是耶為非耶太宗曰女有教人而取
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管子曰
桓公之鄭園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
以其善也而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
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無郭君善而不能用
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
竊以聖心為之是也陛下若以為非此謂不
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悅稱為至言遂令美人
還其親族

貞觀三年太宗謂司空裴寂曰此有上書奏
事條數甚多朕惣結之屋壁出入視省所以

遂其親族

貞觀三年太宗謂司空裴寂曰此有上書奏
事條數甚多朕惣結之屋廣出入視省所以
致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致理或三更
方復亦望云軍用心不倦以副朕懷也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之軋不殿以備
興將治事申張玄素上書諫曰後臣竊思秦
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威將貽之
可代及其子而止每寔者奔怒逆天言人苞

是知天下不可為勝神祇不可為親時准高
弘信約薄賦斂慎終始可以永固方今兼百
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蕩之禮制陛下宜以
身為先東都未有章期昂令補苴諸美

並出藩又須管梅興義既多豈疲人之所望
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屠樓廣
殿皆人之微毀天下翕然同心飲仰豈有初則
惡其侈靡人為訕其凋弊其不可二也每

兼音旨未昂此則事不怠之勢成虞
費之勞國無象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俊

過度惡穢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兼札離之
後財力凋盡天恩合育粗見存之饑其猶切

生計未安五六年間未能復舊奈何更奪疲

少餘
奢奉
康
奢
康
奢
康

兼
音
旨

過度惡蕪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乘亂離之

後財力凋盡天恩人言有祖見在之饑其猶切

生計未安五六年間未能復舊奈何更奪疲

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盡

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中貢賦所均

但以形勝不必深內也伏惟陛下仁凋弊之

革洗離之俗為日尚淡未甚淳和斟酌事

宜詔可未幸其不可五也臣又嘗見隋室

初造此殿檁棟宏壯大木非隨地所有從豫章

採采二千八曳一柱其下施穀皆以生鐵為之

若用木猶便即火也此對一柱已用數十萬切

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

華就楚衆離然軋陽舉功隋人解體且以

陛下今特功力何必隋白萊凋殘之後後疫疾

之介費億方之切斲百王之文亦久此言之恐甚

於場帝者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發

則天下幸甚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必場帝

何必築封對曰若此殿卒興所隸同歸於亂大

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願謂房玄齡曰

詩玄素上表洛陽實多未宜終道後事

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後宜即停

之然以卑于尊古來不易非且至忠貞至

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
得玄素上表洛陽實多未宜從後事
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後宜即停
之然以甲子イヤシシキス于尊古米不易ヤカ非且ニ至忠至貞至五
祿者此且衆又唯ニ不ニ心ニ一ニ工ニ之ニ謂ニ可ニ賜ニ
納五百疋魏徵歎曰後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
仁父之言且利博哉

貞觀二年太宗以御史大夫兼中書侍郎
杜正倫秘書少監與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
上封事稱自古而謂曰朕歷視自古又臣幸忠之